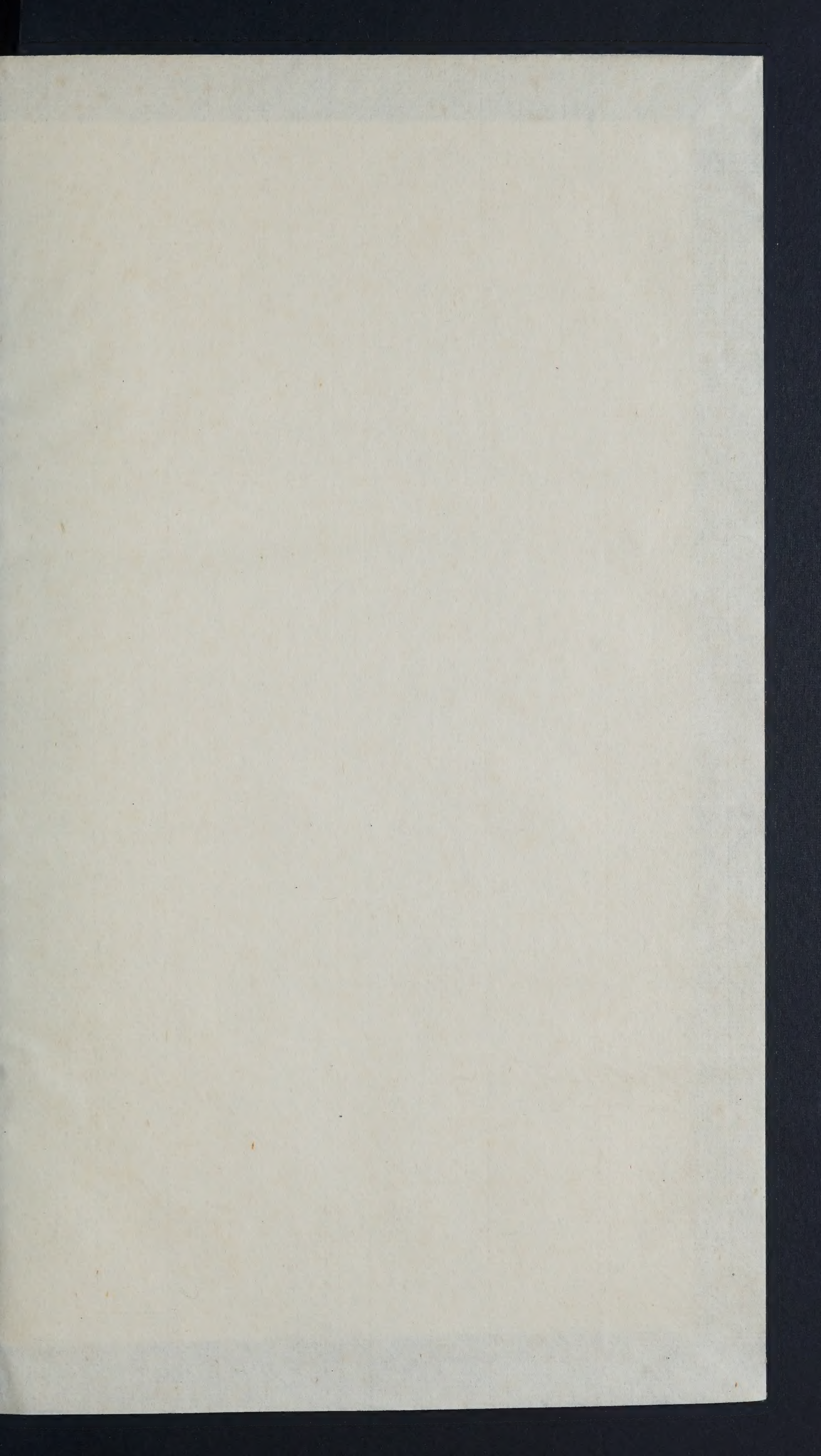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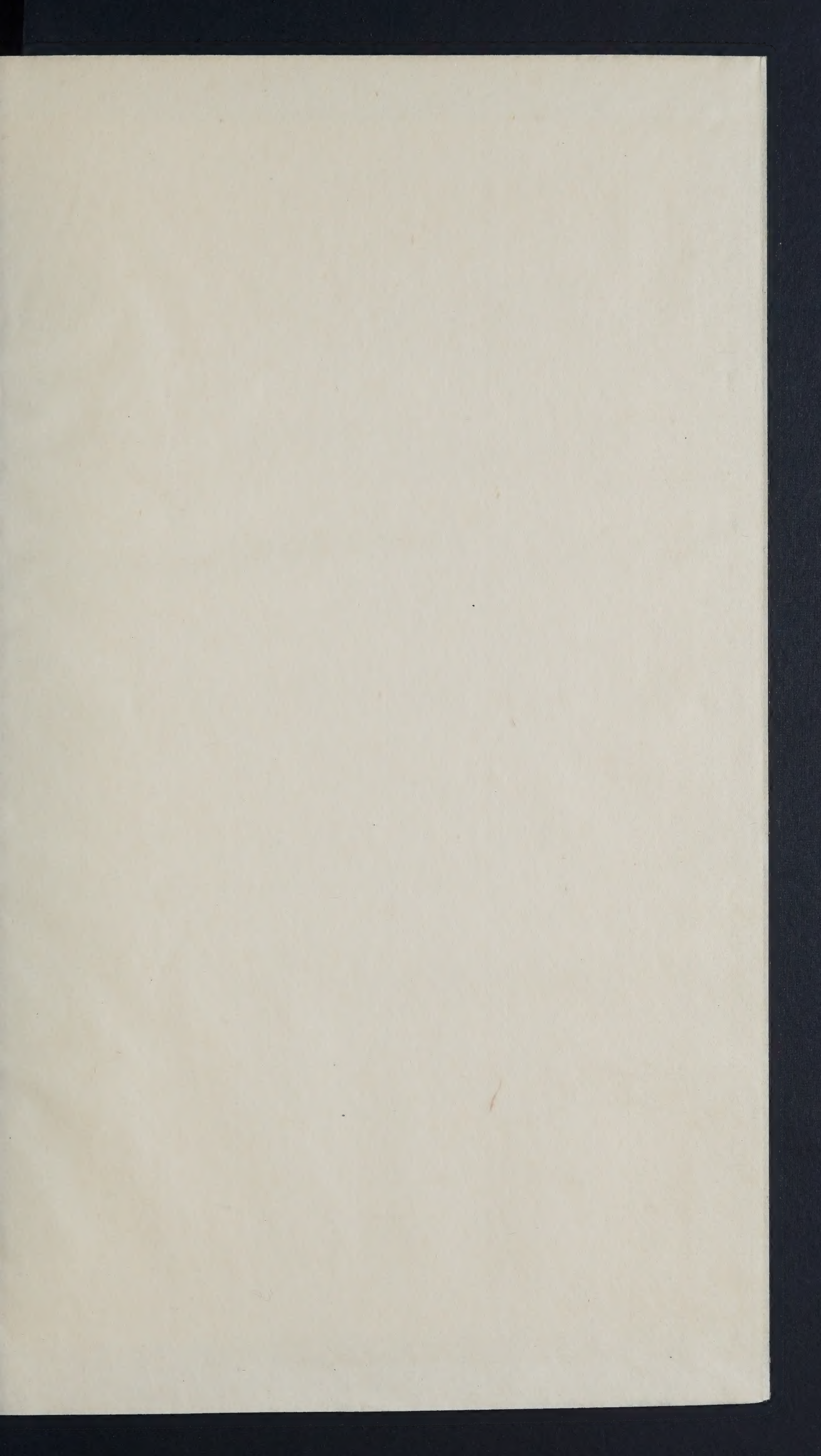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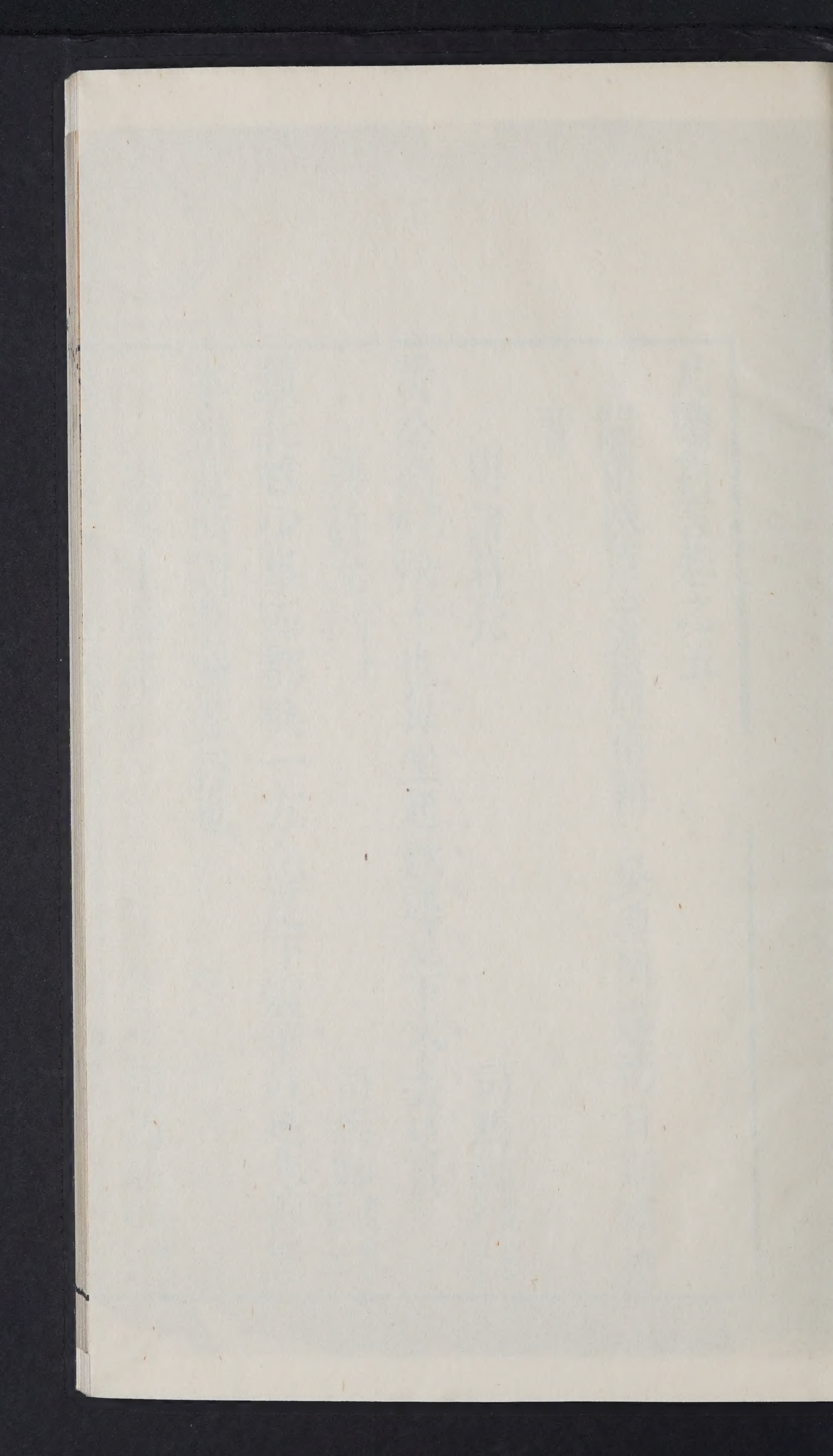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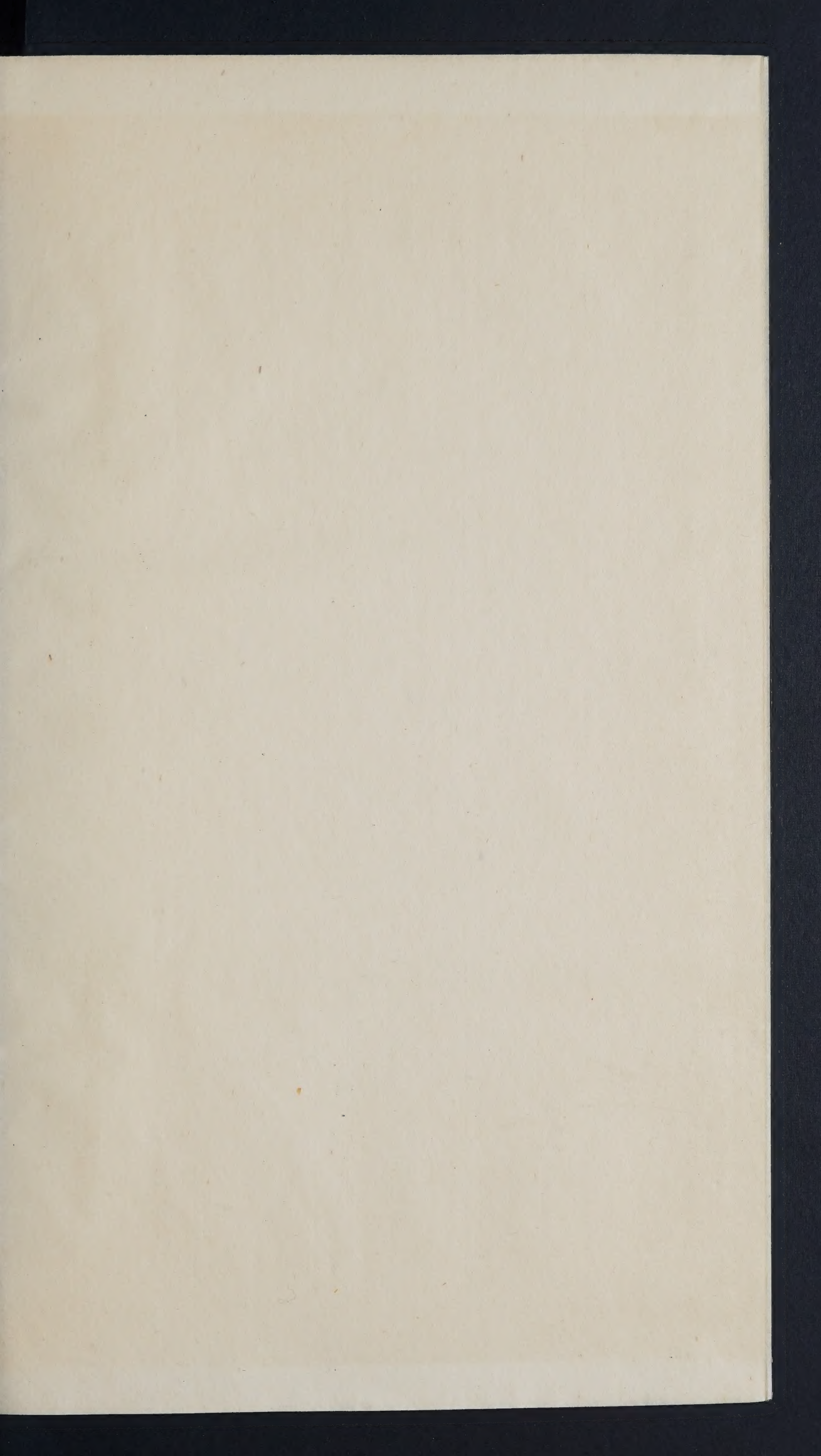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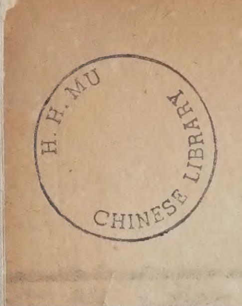












尺牘雋言卷之五

閩莆陳臣忠景周甫輯　吳興閔邁德日斯甫校

晉

與諸葛亮　司馬懿 追尊宣帝

黃公衡名權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與許允字士宗　司馬師 追尊景帝

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

與吳主孫皓　司馬昭 追尊文帝

國朝深惟代蜀之舉雖有靖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

詔王濬字士治　武帝

軍人乗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

報劉琨字越石　元帝

豺狼肆毒薦覆社稷實賴遠謀共濟艱難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

與溫嶠　明帝

痛謝鯤未絕于口世將字王廙復至於此並盛年雋才不遂其志坐相視盡如何

詔山遐字彥林　康帝

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

勑世子毗　東海王越字元超

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

汝其師之

荅安南將軍甘卓字季思　　譙王承字敬才

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托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檝未備魏又李恒尋

激切

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以無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

答殷浩 字深源　　簡文帝 名昱

帝時爲會稽王始綜萬機徵浩爲楊州刺史浩上書陳讓帝答之

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沈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

何等懸企

知足之言

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卽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

與從弟琇　羊祜字叔子

年已朽老旣定邊事當自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爲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之責邪疏

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徼志爾

與王濬　杜預 字元凱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與褚陶 字季雅　張華 字茂先

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

報雷煥 字孔章　張華

自是神識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煥言于華以爲在豫章豐城即補煥爲豐城令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煥送一與華留一自佩華乃報煥書後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爽爲建安從事行經延平津劍於腰間躍出墮水見兩龍各長數丈

所致詳觀劍文眞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耶

薦傳長虞　孫楚字子荊

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輝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語有致

荅辛曠　　皇甫謐字士安

猥承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棲鳳聞命悚灼如蹈春氷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月儀帖　　索靖字幼安

隔限遐途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

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遥想足下動静順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視精爽馳想登高長佇洟以隕之不勝勞覲裁及書問

應鍾踏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候增懷馳心繫想

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逍遥長望
延跂莫及思積情疲不勝欝陶眷然之感
往春執手刻會來秋迎期待面慊然遲想正以逸驥
之迹騁于雲漢之路能驤天府岂此友信飛沈壹殊
何緣言爔厚爲時節寳愛光儀

答楊濟字文通

傅咸字長虞

衛公云酒色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
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
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

賢哉其母

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與州將　應亨

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罔遺蚌山無逸璞歸數日臥思得一人陳國有袁琇字惠瑛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栖跱可以勸厲後進亨所服聞而未嘗接顏交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

責子陶侃 侃少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遺母母責之　湛氏

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可謂危言

與陶侃　温嶠 字太真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叅桓文之義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 侃子瞻爲峻所殺

與趙王倫　陸機 字士衡

何等工徼

伏見處士戴淵字若思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蹟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岍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益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與弟雲字士龍　　陸機

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與兄平原　　陸雲

雲久絕音於文章由前日見敦之後而作文解愁耶

復作數篇爲復欲有所爲以忘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誠可悲

與太常府薦張瞻　　陸雲

方今太淸闢宇四門啟籥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淸朝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有情

與陸典　　陸雲

巨卿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南之貴寶眞不但會稽之篠簜也每會常共歌詠信無一面不嘆吟也想方周旋携手散今日之思耳

弔陳永長　　陸雲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生奇蹤瑋寶灼爾凌羣莫其永年遂播盛業携手遐遊假樂此世柰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痛楚肝懷如割臨書鯁塞投筆傷情

真是幻境

與戴季甫　　陸雲

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之已耳順之年行復爲憂嘆也柯生而多悅樂春未猒秋風行戒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懽樂恒乏遨遊此世當復幾時各爾遠离艮會每闌懷想親愛寤寐無忘書無所悉

荅陸雲　　車永 字茂安

永甥石季甫除爲鄮令聞縣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蜂害人舉家惏慼雲示以鄮縣土地之快永荅之

即日得報披省未竟懽喜踊躍輒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兩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歡忭笑也府君入後月當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荅不復多

與人　胡毋輔之 字彦國　　王澄 字平子

彦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後進領袖也

與人稱兒徽　　王澄

雋語

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與友人袁甫 字公胄　　華譚 字令思

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翮見鴻漸之輕羽瞻長途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

與國臣　　衛瓘女

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

卓見

與顧榮字彦先　　張翰

天下紛紛未定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

報虞預稱楊方預字叔寧方字公回　　賀循字彦先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

獎語雅重

遺王導字茂弘　　陳頵字延思

古今通弊

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抜卓茂於宻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

與親故　劉琨

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名逖字士雅先吾著鞭耳

大有風力

與荀崧　陶侃

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

報兄冰　庾翼字稚恭

大較江東政以傴僂豪彊以爲民蠧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監督者復何異

知人

耶。

遺殷浩（翼請浩爲司馬浩不應翼遺之）　庾翼

王夷甫立名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

荅殷羨（字洪喬送一折角如意與翼）　庾翼

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與王羲之（字逸少）　庾翼

嘆服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亾失常嘆妙跡永絶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堪為涕淚

臨終與庾亮 字元規　　孔坦 字君平

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即命多恨耳足下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若然而有靈潛聽風烈

追報孔坦　　庾亮

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瀕悲恨傷楚不能自勝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

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荅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

與謝安 字安石

習鑿齒 字彥威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自相尊敬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遍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德一叙

無限情思

與桓温（字元子） 孫盛（字安國）

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褰回湘川將爲怪鳥

論支道林 郗超（字景興）

道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眞理不絕者一人而已

與支遁 謝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慽慽觸事

有致

悵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與道安　　竺法汰

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

悽然

爲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

與竺道壹　　帛道猷

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凌峰

清趣

描寫得趣

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爲恨耳。

與兄　　謝玄 字幼度

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與韓康伯 名伯　　俞益期

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

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槪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鉤其伸如維繩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與王羲之　殷浩字深源

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

報殷浩　王羲之

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僕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

荅謝尚　王羲之

眞長劉惔字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遺殷浩浩北伐既敗復謀再舉右軍止之　王羲之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

卓識

切至

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以敗喪此可孰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

王羲之

與桓温

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王羲之

誡謝萬 字萬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

可作座右銘

真是樂境

可為家法

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與謝萬　　王羲之

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

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

得趣

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

與人論書　王羲之

吾書比之鍾繇名張芝名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

辭郡帖　王羲之

篤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

重如此都郡江東所聚自非復弱幹所堪足下未知之耳

七十帖　王羲之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勲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游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蜀郡帖　王羲之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楊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眞以日爲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和方帖

王羲之

羣從彫落將盡餘年幾何而禍痛至此舉目摧喪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時務公私所賴一旦長逝相爲

痛惜豈惟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柰何

問慰帖　王羲之

去冬在東鄮因還使白牋伏想至自頃公私無信便故不復承動靜至於詠德之深無日有隧省告可謂眷顧之至尋玩三四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恐無蹔展語平生理也以此忩情將無其人何以復言惟願珍重爲國爲家時垂告慰絕筆情塞

又　王羲之

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至家乃解尋憶乖離

其爲歎恨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復何云惟願足下保愛爲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信取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

相過帖 獻之與郗氏妻離婚 王獻之字子敬

相過終無復日悽切在心未嘗蹔擬一日臨坐日想勝風但有感慟當復如何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洞盡此處殆無恨于懷但痛神理與此而窮耳省告不覺漼一作灌流旣已往矣亦復何言

鏡湖帖 王獻之

鏡湖澄澈淸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告右英王夫人　許穆字思玄

昔人學道尋師訪友彌積年載經歷山岳備嘗勞苦然後授以要訣穆德薄罪厚端坐愆室横爲衆眞所見採錄鑒戒備至啓悟非一夫人垂恩所賜自可徐徐移東山然後親授道之來也不計遲速恩之隆也何限早晩命使願告敢不上達

示許長史名穆　保命君

衰年體羸多爲風寒所乘當深頤養晏此無事上味

玄元栖守絳津體寂至達心研內觀屏彼萬慮蕩滌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憂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憇靈空洞存心淡泊纏綿亦弗能達也

示許長史　　定錄君

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勸也況復求之於無涯耶假令東山忽有石髓盤結紫芝映林夜光煥燭燕胎曜峰靈津肆顯乘真羅吟人人往者皆得掇玄華而揖王腴對天仙以散想也將必相與把臂太虛駕終卿雲矣未審子當力赴此二日暫游山澤不將故以

非胸中有真得者不

能爲此言

戲言有味

官私自切不獲一果耶今之所爲懈難者蓋闇推於有無之間耳以無期我我亦無也空中有真子不覩之不可謂罕彷彿矣所望在於不褰裳耳

與庾安西　王胡之字脩齡

此間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有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何得鼓枻而歌滄浪也

問行帖　無名氏

天氣且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得且住爲佳耳

千里神交

致釋僧肇　　　　劉遺民

頃餐徽聞有懷遙佇歲末寒嚴體中如何音寄壅隔增用抱蘊弟子沈痾草澤常有弊瘵耳因慧明道人北游裁通其情古人不以形跡致淡悟涉則親是以雖復江山悠邈不面當年至於企懷風味鏡心象跡佇悅之勤良以深矣緬然無因瞻霞永歎

答劉遺民　　　　僧肇

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疏并問披尋返覆欣若暫對涼風屆節頃常如何服像雖殊妙期不二江山雖緬

剴切

理契郎隣所以望途致想虛襟有寄君既遂嘉遯之志標越俗之美獨恬事外歡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嘗不遠喻林下之雅詠高致悠然清散未期厚自保愛

與沈警 字世明 　王恭 字孝伯

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卧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以吏職嬰之也 恭引警子穆夫為前軍主簿

與王荊州 名忱字元達 　祖台之 字元辰

君頃復飲不古人以酒為篤誠通識之士往往累加此物君受重任憂深責大願君屏爵棄卮焚罍毀榼

有韻

殛儀狄於羽山放杜康於三危流王武於幽都拘谷陽於崇山四罪既除道自康矣古人繫重離必有贈言僕之與君其能已乎

詣桓玄 字敬道　　　　牟孚 字子道

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

與桓玄　　　　殷仲堪

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饑人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

見理之談

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歸之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傅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椹猶懷好音雖曰戎狄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三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

荅王謐

慧遠

昔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游性重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

羨之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以得之爲復酬來信耳

與鳩摩羅什　　慧遠

曩日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頃承懷寶來遊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增其勞佇夫梅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且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滿願龍樹皆佛祖名）

荅姚興　　慧遠

欲令作大智論序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

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

貽劉敬宣字萬壽

諸葛長民

盤龍劉毅字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

報諸葛長民

劉敬宣

下官自義熈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

洒落

與子儼等

陶淵明字元亮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弄聲亦復懽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又

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與祖逖

後趙石勒

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

下涼州令　前涼張軌字士彥

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歛跡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輙遂不圖諸人横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

荅索商　張天錫字純嘏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玩芝蘭

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汚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張天錫

遺郭瑀字元瑜

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

前秦王猛字景略

諭張天錫

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河西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

送大司馬桓温降牋　成蜀李勢字子仁

先人播流恃險固釁竊有汝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慚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

結語矯然

即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

弁勑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

尺牘雋言卷之五

尺牘雋言卷之六

閩莆陳臣忠景周甫輯　吳興閔邁德日斯甫校

宋

遺韓延之　武帝

譙王休之爲平西將軍子文思出嗣譙郡王在京師招集輕俠高祖執送休之自處休之表廢文思後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共誅執政高祖親征休之遂書招休之錄事延之

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吾受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

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艾吾誠不分故具示意並示同懷諸人

下有司　武帝

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兎罝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栖無悶巾褐可下辟名以禮屈之

荅羣臣　徐羨之等廢少帝義符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王下教云　文帝

皇運艱弊數鍾屯巽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巳驚悸

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中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

詔報衡陽王義季　　文帝

義季嗜酒帝累詰責義季引愆陳謝詔報之

故將軍蘇徽躭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裁坐諸紜紜然後少止者一門無此酗酒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

又詔 義季遷徐州刺史索虜侵逼北境義季無他經略惟飲酒而已 文帝

賊初起逸未知指趨故止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大有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理又山路易馮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爲煩耳

詔羣臣 文帝

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游玄玩采未能息卷自纓紼世務情兼家國加疲疾少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

事而糜殘虐游魂齊民塗炭乃眷北顧無忘弘拯思總羣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

與魏世祖拓跋燾　文帝

自頃歲戍民阜朝野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楫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令及此行

復高祖　司馬休之

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良增歎息

凜然生氣

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掌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見劾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滅洪遊於地下耳

與殷琰　　晉平王休祐

君本文弱素無武幹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刼於凶豎不能守節令大將軍長驅

巳造城下勢孤援絶禍敗交至顧昔情欵猶有惻然
聖上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逆
走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
横陳況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
順自不可失富貴將佐小太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
民自求虀膾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兒垂白東市受
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皦日

與殷琰　　劉勔

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所

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欵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侄凋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

臨終遺弟晦字宣明　謝瞻字宣遠

吾得啟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

與廬陵王義眞箋　謝靈運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栖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栖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荅范特進　　謝靈運

山澗幽阻音塵闊絶忽見諸讚嘆慰良多可謂俗外

之詠尋覽三復味玩增懷輒奉和如别雖詞不足睹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

答綱琳二法師　謝靈運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

與王曇生王弘之卒延之欲為作誄竟不就　顏延之字延年

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

與從弟僧綽　王微 字景玄

吾雖無人鑒要是蚤知弟每共晏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為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為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

報羊希 字泰聞　周朗 字義利

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諳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階月又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

譬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義軒後也

辭衡陽王義季箋　孔覬字思遠

顗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暉光景固其勝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澹逸

與顏竣　劉瑀字茂琳

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

奴輕漢耳

與王僧達　　　丘珍孫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居剡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

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

答丘珍孫　　王僧達

有韵

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頂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串譬

與沈璞　王僧達

想館舍正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日憂咏沈吟增其勞望間者獯獫扈橫掠剝邊鄙郵販絕塵坰介靡達瞻江盼淮眇然千里

奉太宗啓　　薛安都

安都爲徐州刺史太宗即位進號安北將軍安都不受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反子勛平定安都遣使奉啓歸欵

臣庸隸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率領所部束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

登大雷岸與妹　　鮑照字明遠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棧石

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濶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

與王僧虔　檀珪 字伯玉

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覯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蟬腹龜腸爲日巳久餓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

與子姪　雷次宗 字仲倫

韻致自遠

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托廬山事釋和尚游道
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旣傾復與汝曹歸耕先隴山居
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勵志成西歸之津梁
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聞

諮顧道士（名歡字景怡）　朱廣之（字處深）

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綱
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
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負研斆沈替緘卷巾
牘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

階每獨慷慨遥夜輒起申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沿理則輕泛無主轉墜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爲啓誨敷導厥疑

與道明　　袁粲 字景倩

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

齊

詔將軍李安民　　武帝

青徐泗州義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羣帥

手詔張融字思光　武帝

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過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勑廬陵王子卿　武帝

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憖如風過耳使吾失氣

荅王僧虔　竟陵王子良

高見

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誡子　王僧虔

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各在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胸懷

遺崔祖思 字敬元　劉善明

昔時之游于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

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

答府名　宗測字敬微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鬓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答魚復侯子響　宗測

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

悠然物外

超世語

而衣薜蘿澹然巳足豈容當此橫施

荅張永　　沈鱗士 字雲禎

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蟬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未恐受此黥劓

求自試　　王融 字元長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跡庸虛豢名盛列纓劍紫複趨步丹墀

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

謝竟陵王賜裘　王融

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哀而掞纊之問每流解裘之賜偏委

謝竟陵王示法制　王融

翔慧燭於昏途灑濃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

莊情束影之制解網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行首霜威宇端風厲信可以糟滓五書糠氛百氏所謂窺七澤而狹橫汙登泰山而小天下

與劉虬　王融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業遵雅尚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癖我心不遠千里乃書道意

謝隨王賜紫梨　謝朓字玄暉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澨豈徒眞定歸美大谷

慙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王盤獨甘仙席錐秦君傳器漢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何荅

與王儉（字仲寶） 張充（字延符）

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横海岓影纓天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慚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皐徉狂隴畔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澠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

奏記新安王　江淹字文通

淹東國之徒步耳方斂影逃形匡坐編蓬之下遂遭煙露餘彩日月末光惟恩知泰變色薰心

上建平王牋　江淹

淹乃庸人素非奇士徒以結髮衛次暫聞仁義常欲永辭冠劍弋釣畎畝而身輕恩重猥奉末光枉白璧之惠降黑貂之私因茲感激未能自反負金羈於淮吳從後車於河楚竟不能躍丹艧騰英聲絕白雲負蒼梧至可知矣不謂咸池再暉瑤光重照開高天之

慈布厚地之施承命以驚巡走且失

與蕭令王僕射　虞羲字子陽

袁侍中名象字偉才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藻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峰四海縉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耶

與傅琰　玄暢

貧道栖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喧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抱郭懷邑廻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界以去年四月創功覆簣輒疏山讃以露愚抱

